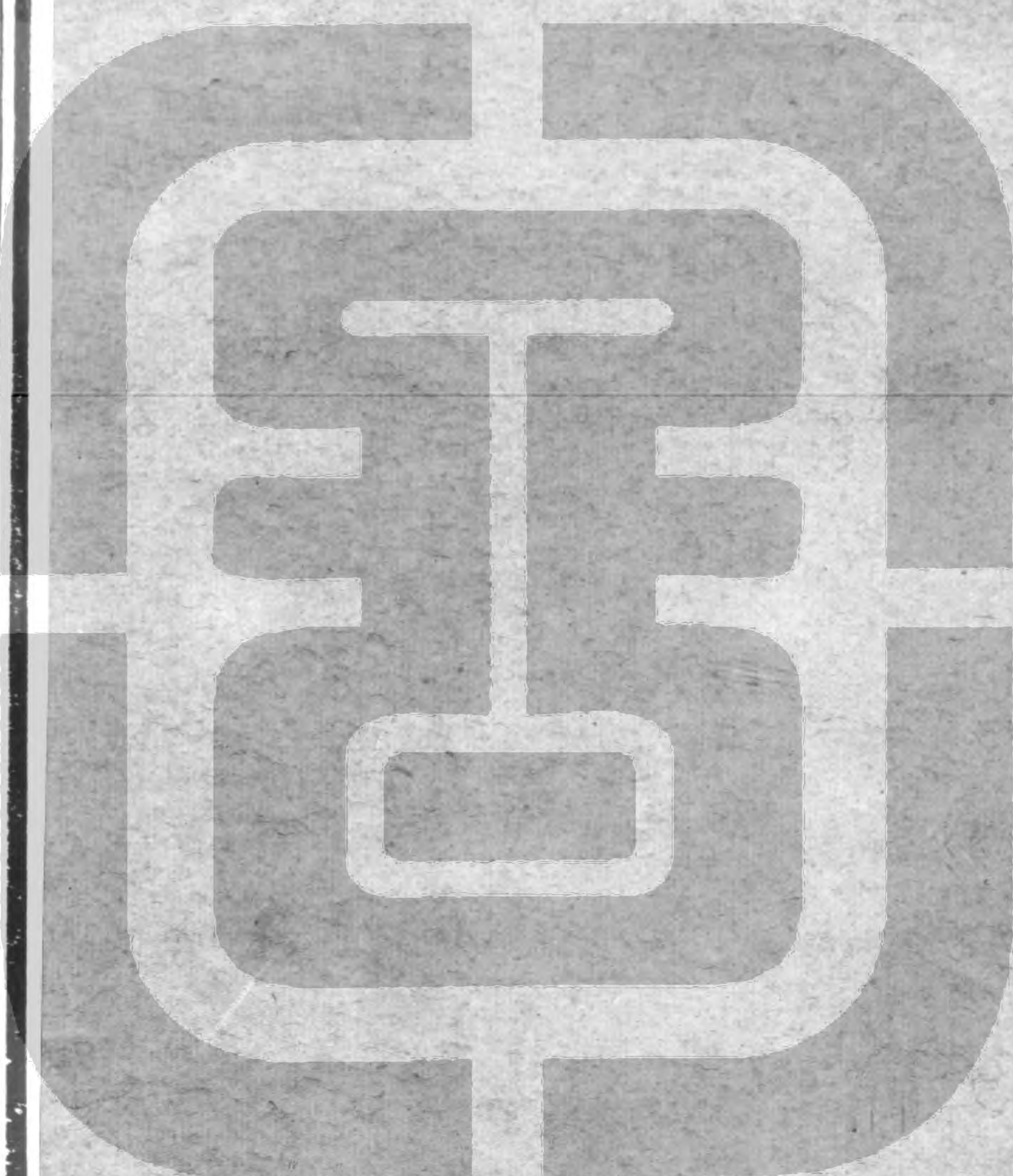


九朝編年

冊八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八

凡十一年

壺山陳均編

真宗皇帝

起壬子大中祥符五年
年止壬戌乾興元年

壬子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河決棣州

時著作佐郎李垂上言導河形勢三篇并圖詔任中正陳彭年等詳定中正等言侵佑民田頗為煩費興行非易而博洽可獎八年徙城于州之北七十里以避河流既而大水沒故城文餘

二月京西饑

募富民出粟賑糶

皇朝通志 卷八
三月親試舉人

賜徐爽以下一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給官印紙
起草并摹御印題賜

夏四月以向敏中為平章事

敏中再掌留任以厚重靜鎮人情帖然上嘉之故獲
復相 初上將北征也敏中時知永興軍上深念北
鄙賜以便宜詔敏中得詔藏之不下視事如他日會
郡人大雉有告禁卒欲倚讎為亂者因伏甲幕中召
賓僚置酒縱閱雉入揮伏甲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
席誅剗命布灰掃庭張樂宴飲如初上亦知其任重

經鉅堂重錄

有再用之意尋知河南府至郡辨僧殺人之誣衆咸
以為神明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準終
日宴遊張齊賢儻蕩尤不治惟敏中勤于政事所至
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不當如向敏中耶

六月令樞密院修時政記

故事樞密院月錄付史館送中書編于時政記至是
王欽若等請別撰樞密院時政記始此

賜隱士林逋粟帛

逋恬沒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
杭州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轉運使陳堯

皇朝通志 卷八
佐以其名聞詔賜粟帛長吏歲時勞問逋卒于天聖
元年臨終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
句上悼之賜號和靖先生

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作五嶽觀

尋改為會靈觀

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同平章事樞密使

儒臣領樞密兼使相始此

趙安仁罷

時為參知政事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

經鉅堂重錄

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後上與王欽若從容諭當今
大臣家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
安仁安仁昔為沈倫所知常欲報之上姑有意斥安
仁矣嘗諭王旦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旦對
曰每奏對安仁亦未嘗不與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
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于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
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者上曰能如此即朕不知也
久罷政事仍命同修史安仁雖貴而儉若貧素喜誨
誘後進時多羨之
以丁謂參知政事

王欽若所荐也欽若與謂及劉承珪陳彭年林特交
通踪跡詭秘時號五鬼初李宗諤家貧王旦賞資給
之欲引宗諤為參知政事欽若知之故事參政謝日
賜物幾三十緡欽若因密奏旦欲得宗諤所賜物以
償已債上遂不許

冬十月聖祖降

先是上夢景德中所睹神人傳玉皇及天尊之命云
先令汝祖某授汝天書翊日夜復夢天尊言吾坐西
當斜設六位即于延恩殿設道場是日五鼓天尊降
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

經鉅堂重錄

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主趙氏之族謂上曰
善撫育蒼生無忘前志尋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
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乃詔避聖祖名上曰予下
曰朗應天慶觀並增聖祖殿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
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尋又上聖祖母號曰元天
大聖君

大赦

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

以王旦任之

十二月置景福殿使

皇朝通志 卷八
以劉承珪為之

作景靈宮奉聖祖

越明年以王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詔自京至兗州察吏治民隱聽以便宜從事旦還言李士衡等政績乞加褒諭又言徐懷式等無治聲令監司察之或曰公為元宰出使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于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入內押班周懷政實與旦同行而兩人皆未嘗私見私議時皆重之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經鉅堂重錄

后性警悟曉策處置宮闈事多引故實俱當理定三院御史負

以負必六名為例差出外任者不與

癸丑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詔兩浙發廩平糶價

轉運使言本路米價為賈販騰踊請禁之詔勿禁而有是命

禁出使內臣干預公事

官吏不即以聞並同其罪祖宗舊制凡內臣出使者敢妄奏他事罪毋貸至是復申是語以屬籍為玉牒

皇朝新譜
尋置宗正寺修玉牒官名曰皇朝新譜

夏六月幸舍利塔

楊億罷

自翰林學士罷為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先是億嘗草
答契丹書云鄰壤交觀上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糞
壤等字億遽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
所改為不稱職急求罷上慰諭之他日謂輔臣曰楊
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劉氏上欲得億
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為
此不憂不富貴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

經鉅堂重錄

士草制億雖頻忤旨恩禮猶不衰時王欽若驛貴億
素薄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名出已右日相與
譖之上意稍怠億嘗入直被召賜坐徐出文藁數篋
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
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億出即謀奔適億有別墅
在陽翟會母疾億留謁告榜子與孔目吏中夕亡去
朝論諠然以為不可上亦謂王旦等曰侍從臣安得
如此自便旦曰億得罪賴陛下矜容不然必顛躓矣
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上終愛其才逾月弗
下洎億寢疾請解官乃有是命 明年秋以疾愈求

入朝上謂旦曰億性峭直無所附會文章學問無及之者然或言其好竊議朝政何也旦曰此蓋與億不合故為誣謗耳億諧謔過當則恐有之訛謗之事保其必無也命知汝州時御史猶指前事為言上詔中書召諭之至汝州陳部內秋稼甚盛粟一本至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角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以文名者自億始也

秋七月瀘戎蠻寇邊
除農器稅

經鉅堂重錄

初知賓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上曰務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乃詔並除之

置水虎翼軍

初太祖立神衛水軍江淮平不復振舉至是選在京水卒于金明池習試因定是名

八月置禮儀院

以趙安仁陳彭年同知院事

冬十月元德皇后祔廟

至道末有司議以淑德懿德並配享尋禮官議元德皇太后寶生 聖嗣請祔 太后詔從之尋

命祔于明德皇后之次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甲寅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上如亳州謁太清宮

去秋詔以今春謁太清宮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太清宮外設籍：以為陛下事：欲效唐明皇因極言明皇禍敗之跡上以泰山汾陰非始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用乃作解疑論以示群臣 雍丘隱士邢惇以學術稱隱居不仕王曾存之

上還自亳召問治道不對徐曰陛下東封西祀

經鉅堂重錄

皆已畢矣臣復何言

上悅除許州助教

升應天府為南京

作鴻慶宮

二月上至自亳州

恭謝東郊

大赦

命益州鑄大鐵錢

三月皇子受益封慶國公

舊制國公食邑三千戶今止千戶有司之誤也皇子

皇朝紀年 卷八
即後宮李氏所生于是五年矣劉皇后以為己子使
賜梳儀保視之故仁宗常呼后為大孃、婉儀為小孃

夏五月刻天書

以王旦為刻玉使王欽若等同為刻玉司副使自此
始也

折惟昌卒

先是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為援惟昌時已屬
疾曰古人受命忘家死于官事可也乃即自引衆背
風沙而行疾遂亟上遣使挾醫診視弗及以其弟惟

經鉅堂重錄

忠代知府州惟忠世將知兵領州事凡二十年卒于
明道二年以其子繼宣代

授响廝囉官

渭州蕃族首領也

六月王欽若罷

欽若傾巧矯誕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為人未嘗詭
隨上嘗賜近臣詩誤用旁韻王旦欲白上欽若曰天
子詩豈當以礼部格校之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
後上言及之旦唯、知節具斥其姦狀欽若每退朝
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

皇朝紀年 卷六
之知節嘗于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至是因爭平蠻事上怒皆罷之以寇準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王旦荐之也

秋八月河決澶州

命塞之

九月親試舉人

亳州南京路張觀等二十一人除官如東封西祀例冬十月五清昭應宮成

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官須十五年修宮使

經鉅堂重錄

丁謂令以夜繼畫繪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軍校工匠得賞者衆

十二月作元符觀

乙卯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朔上玉皇聖號大赦

定奉廢法

承天節及南郊

二月淮浙饑

遣使巡撫

三月親試舉人

賜蔡齊以下百八人及第出身有差狀元給金吾驛

從七人傳呼聽引兩節始此 是歲禮部初置謄錄院仍詔禮部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合格並許奏名 上之親試進士也召崇文館檢討馮元誦易泰卦元因進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裁成上悅賜五品服

夏四月召宰相觀書

于玉宸殿閱御製玉皇帝等論尋以御製忠臣姦臣等論賜之

寇準罷

為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惡林特之奸邪數

經鉅堂重錄

與忿爭特方有罷上不悅謂王旦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自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焉旦對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以為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始旦之荐準也嘗力請又見上問以誰可代卿者再三不對上曰張詠何如不對又問曰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對曰以臣之愚無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急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及準為樞密使中書事有開送樞密院碍阻格者準奏之上以詔旦旦頓首謝既而樞密有送中書亦礙

皇朝通志 卷八
十一
詔格者但令送準，大慚。旦每見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上以詰旦，旦曰：「理固當然。臣久在相位，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于旦，求為使相。旦大驚，曰：「使相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及制出，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準者，準始愧歎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

申嚴倉庾羨餘禁

詔倉庾出納自今勿以羨餘課吏

五月榮王元儼宮火

經筵堂重錄

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殿崇文院秘閣
求直言

有司劾遺火事當死者甚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上欣然納之。

却羨餘貢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羨餘錢四十萬緡及紬布等，認令貯積本路。」

申禁金飾服用

詔自中宮宗室皇親及外廷臣庶之家衣服器用，迨

皇朝紀年 卷八
不許以銷金戴金之類為飾

出宮人

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閏月大赦

詔大辟情可疑憫者以聞

令諸庫勿進都數

如中使宣取財物但書時供應不得以見管都數供報如違主典處死監官決配舊制庫務都數三司使亦不得知丁謂充使日自陳度支經費宜如常數上勉從之仍令副使以下不得預聞

經鉅堂重錄

詔定茶法

自景德改茶法之後上封者多言不便丁謂曰未改法前歲虧本茶錢九千餘貫改法之後所收利不下二百餘萬貫乃命馮拯王曾同三司詳定拯等皆以謹令崇信為言先是三司言民有販茶違法者欲令同居告訐上曰以利而壞風俗非國體也不許秋七月郭崇仁遷解州團練

崇仁子守文章穆皇后弟也時崇仁居母喪詔起復仍管昭州團練尋有是命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厚惟恩澤自是十年不遷

皇朝紀年 卷八
八月張詠卒

時以樞密直學士卒于陳州詠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勇于為義上嘗稱詠才任將相以疾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乞先斬丁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頭置丁氏之門以謝民上亦不以為忤詠嘗語人曰吾務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清深沉有智謀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表丰采無如寇公若詠僅可寄方面耳

冬十二月皇子冠

經鉅堂重錄

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 尋置壽春郡王友以張士遜崔遵度為之士遜平雅和謹澹于勢利遵度修起居注踰十年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見之縉紳推其長者 初大臣欲以二人為翊善記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 士遜嘗對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于是耶遜愧謝

是歲注輦回來貢

使者言其國東距海五千里西至天竺一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頰田三千里再涉千一

百五十里乃達廣州約其道路蓋四十一萬一千四
百里

注輦國使還厚賚之

丙辰大中祥符九年春正月以
旨定樞密副使

是時任馬軍副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
為變上密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是則帥臣何以
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常欲任是樞密臣
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權反側者自安上喜曰
真善處置也

經鉅堂重錄

二月置資善堂

詔以皇子就學之所作記刻石置堂中

召近臣觀書

于翔鸞閣賜茶

三月召宗室觀書

于玉宸殿翌日復召宴射

授李遵度節度使

一名立遵西蕃宗哥族首領也

夏六月謁會靈觀

秋七月蝗

上詣景靈宮開寶寺祈禱先是上出死蝗以示大臣已而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弭幸也又何賀焉固請不可于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上顧謂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即時遣中使督諸州捕蝗又分路按視蝗傷悉除其租上減膳蔬食不舉樂蝗所傷終十一二飛蝗之過也上見蝗勢障日意甚懼聖體自是不康

八月陳堯叟罷

為右僕射堯叟強力明辨多任智數久典樞密軍馬

經鉅堂重錄

籍數悉能周記

九月秦州屬羌寇邊曹瑋敗之

唃廝囉宗哥立遵等三萬人入寇至三都時瑋知秦州節度領兵敗之二族在秦西南頗強悍先是嘗求贖普名目瑋請勿許朝廷猶以為保順節度瑋曰我怙遵矣先為之備乃誘至其番部以弱之于是有三都之捷其後又破滅諸羌二族以孤窮逃入磧中瑋圻境擺上置十寨由是秦人乃安 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草詔書上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邊辭州事邊將誰可代瑋者對曰

皇朝紀年 卷八
瑋知哨廝囉欲窺閩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法也且瑋有謀諸將皆非其比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耶今閩右兵多可令其羨益發赴瑋上因問閩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在佩中上令速探取囊自內侍取紙第其疏某處當兵若干餘悉撫塞上喜顧曰真乃頗牧現在禁中未幾哨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瑋問曰戰能勝乎對曰必克及捷書至上謂迪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哨廝囉大舉入寇使謀者申言以某日下秦州食畢以言激怒瑋瑋駐不動

經鉅堂重錄

坐待其至以逸待勞豈不勝乎

禁貢瑞物

冬十一月石普抵罪

普時知許州上言曰當食又言哨廝囉陰報曾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必勝也初上方崇符瑞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遂忤上意于是上益怪普言逾分而王欽若謂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又言日食不驗遂除名配賀州普有胆勇曾平盜數次焉

以李及知秦州

瑋自知秦州遷為秦州都部署上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及衆謂及雖厚重非守邊才及至秦州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于市及方觀書立命斬之觀書如故聲譽達京師楊億以告旦旦曰是固當斬烏足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在此也以及之重厚必能守瑋規模而已 及性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善後知杭州不事宴遊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物

名近臣觀書

經鉅堂重錄

于龍圖閣

丁巳天禧元年春正月朔上玉皇聖祖寶冊尋出聖祖金寶牌給寺觀

恭謝南郊

大赦

兩浙提刑范應辰上言姦克之輩密料赦期發其宿憾或挺刃殺人或縱火焚舍尋亦條罪又配為卒伍皆給衣糧是何異賞又為盜者耶 先是上謂宰相曰為國之要在乎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不任情于其間則賞罰必當懲勸必行萬方必理和氣必生自然

天地降祥四方無事以此思之可不戒乎

二月增諫官御史負

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
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三年則黜其不勝任者尋以
劉暉為右正言劉平為監察御史魯宗道為右正言
皆用新詔也

李公蘊封平南王

召馮元侍講

講易于宣和門北闕待制查道李虛己李行簡預焉
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為常因叢訪大臣能否而行簡

經鉅堂重錄

無怨昵必盡稱道其長人推為長者

陳彭年薨臨其喪

涕泗良久時為參知政事彭年敏悟強記好儀制刑
名之學素姦諂號九尾狐張齊賢在相為彭年嘗求
為理寺詳斷官一見輒不可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
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夏五月以旱蝗仍遣使安撫

時諸路百三十州皆言蝗蝻食苗遣內臣督州縣分
捕先是上謂宰相曰去年旱蝗秋稼不稔今春時雨
未降朕夙夜憂懼未嘗暫忘豈非政治有爽天意因

皇朝紀年 卷九
思茶鹽條禁頗為峻削或行之已久難以適改削其
尤不便民而傷于厚斂者可也 右正言魯宗道上
言今天下親民之官孜孜于民事者十不一二宜妙
選英哲委以親民之任上曰謹擇牧宰實朝廷之急
務也 先是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亦謂朝廷每
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累貶之人風俗
不澄實由于此

秋七月王旦罷

為太尉兼侍中昭應宮使旦以疾求解故也聽五日
一起起居旦復懇請去位不已上曰朕覺體中不佳

經鉅堂重錄

方欲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柰何因命皇子出拜
旦言皇子威德必任陛下事遂荐可為大臣者十人
其後不踐兩府者惟凌策李及 薛奎嘗為淮江發
運辭旦旦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張
士遜為江西轉運旦謂曰朝廷權利至矣故士遜所
至未嘗敢興利

散監牧馬

時歲仍旱蝗向敏中言國家監牧馬數萬廣費芻粟
若令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廩耳從之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先是上欲用欽若王旦言祖宗未嘗使南方人當國
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乃上疏極言之上
遂止至是始相之

九月李迪參知政事

上嘗憂旱蝗歲用不給迪曰祖宗置內藏正欲復西
北故土反支凶荒上曰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
曰天子于財無內外何必曰借上悅迪又言陛下東
封時勅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牙
令加塗墍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投過往時百倍今
旱蝗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有悞

經鉅堂重錄

朕為此者

王旦薨臨其喪

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正 旦尋以冬至日葬先是太
常禮部言宰相出葬當輟視朝王旦以是日葬望遵
禮制中書言其日皇帝已有詔不受朝賀遂不下輟
朝之命議者謂其日當罷百官拜表之禮時王欽若
與旦不協故抑之 旦性冲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
陋甚將死不為宗親求官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未
深信及親見王欽若丁謂所為諫則業已同之者欲
去則上遇之甚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祥符以來

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遺命削髮披緇蓋悔其前之為也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諫行安于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比之馮道云旦居相位王曾等嘗乘間謂旦曰曾等在政府每見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但遜謝而已一日曾等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朕嘗諭旦小事專行卿等當謹奉之曾退即詣旦謝曰上之委遇非增等所知也中書嘗請以知制誥盛度權知開封府上曰可更問王旦旦時屬疾在告中曰度必不樂此任既而度果自陳不願處煩劇上

經鉅堂重錄

曰王旦銓量才品極當豈可不問也 有日者上言宮禁事被誅并得朝士占問簡尺上欲案之旦曰此人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舊時占書進曰臣舊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下事遂寢既而大臣欲因是擠其所不快者力請究治上令就取則已悉焚之矣 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糧數百萬群臣皆請降詔責之旦曰臣欲詔明德云已敕三司在京積粟百萬可遣衆來取上喜從之德明受詔再拜曰朝廷有人契丹請歲給外別加錢幣上以問旦旦曰東封甚近欲以此遜朝廷耳乃請于歲給

三十萬內各借三萬契丹得之大慙 宦者劉承規
病求節度使上諭旦旦曰陛下所守者祖宗故典
故所無不可聽也當問之有司翌日上復言之旦曰
若如所請後將有求為樞密使者矣此必不可止乃
止承規卒又追贈焉承規即承珪也 邊肅嘗坐賍
貶向敏中謂旦曰邊同年責已久牽復可乎旦曰為
近臣坐賍豈得更陞進耶敏中語數及之旦曰必欲
用須旦死可也至是始以赦叙復 上嘗召李行簡
命為太子中允致仕中允穆子也冲淡不樂仕進上
特召對而命之初召行簡使者不知所之上令問旦

經鉅堂重錄

旦匿名迹遠權勢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章奏
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荐

冬十月詔災沴不以聞者論罪
十二月詔治河勿調丁夫
以役兵充之

戊午天禧二年春正月宴宗室
于資善堂

賑河北飢

詔發廩及漕米十萬石賑之

宴從臣

皇朝通志 卷八
及壽春郡王府官屬于資善堂出御製恤黎民等歌
賜壽春郡王

二月京西飢

三月修京城

夏四月作祥源觀

有言拱聖營真武祠側湧泉瘳疾者詔建祥源觀任
布上言不宜以神怪愚俗劉曄亦言前世傳聖水者
皆誕妄並不報

六月彗出北斗

秋七月大赦

經鉏堂重錄

以天文示變故也

以李士衡為三司使

上後作寬財利論賜之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忌之會
上論時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李
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辭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
不大用

八月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

賜名禎尋賜以元良歲 謁太廟日有左右珥黃雲

捧日

大赦

冬十月詔定茶法

因左諫議大夫孫奭之請也奭言茶法屢改非示信之道即詔奭與三司裁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奭初自密州還時方置天慶等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廣奭請裁省浮用不報遂復出任其在內不周歲云

十一月召近臣觀書

于太清樓

〔己未〕天禧三年春二月河南府地震
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經鉅堂重錄

上親試舉人

賜王整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元年魯宗道言進士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但以念誦為上乃申明前詔進士兼取論策諸科能明經者別與考校

天書降乾佑山夏四月迎入內

寇準鎮永興朱能為都巡檢使能好造符命托神灵而外附準至是準奏天書降乾佑山中蓋能使為也上迎奉焉群臣無敢言者孫奭時知河陽上言朱能姦險小人天下皆知能所為獨陛下一人不知耳乞

新能以謝天下上亦不怒

以夏守恩劉美為四廂都指揮使

守恩為捧日天武四廂美為神衛龍衛四箱時上不
豫中官預政倚用守恩故也 國朝殿前司捧日天
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
廂每廂各有都指揮使廂各三軍每軍五指揮一軍
又各有指揮使一負都虞侯副之捧日天武龍衛神
衛又有第四軍處所退年高者無都指揮使止有都
虞侯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十指
揮又有寧朔驍勝各十指揮虎翼左右各五軍、十

經鉅堂重錄

指揮並有都指揮使都虞侯馬軍司則有雲騎武騎
各十指揮步軍司則有虎翼左右各五軍、十指揮
每軍各有都指揮使一負都虞侯副之每遇大禮後
各以次補遷凡軍校遷至軍都指揮使又遷則遙領
刺史又遷為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員溢即從上
落軍職為正團練使刺史之本任或為他州部署鈐
轄其老疾若過失者為御前忠佐馬馬步軍都軍頭
副都軍頭隸軍頭司甚者黜為外州都指揮使
復命臺諫兼他職

右正言劉焯判三司戶部為院監察御史劉平章穎

兼鹽鈇度支判官或言燁等兼他職執政蓋不欲其專政言責也

六月王欽若罷

欽若恩遇衰人有言其受金又與道士蓄禁書者往來故罷

河決滑州

灌澶濮鄆濟至徐州入淮

以李允則知鎮州

允則在雄州十四年治城壘不輟虜以為疑詔詰之允則奏言初通好時不即修治他日復安敢動乎允

經鉅堂重錄

則又縱競渡以寓水戰列畦壑植榆柳地益險阻當時邊臣鮮能及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埋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箬籠運器甲不決旬其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上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燕而燔必姦人所為舍燕救焚事或不測一日民有訴為虜人毆傷而適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以毆人為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謀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
以寇準同平章事

準之始召也將行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耳準不憚揖而起既至遂拜平章事時謂為參知政事準謹甚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乃為宰相拂鬚耶謂愧之由是傾陷萌矣

秋八月大赦

以天書再降乾佑山也

馬知節卒

經鉅堂重錄

時以彰德軍留後卒于相州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又能好書賓友儒生所往來必一時俊傑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将性剛直敢言無忌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東封以後上每行幸必以知節必都部署許以專殺知節部分嚴明未嘗戮一人

大會道釋大安殿

凡萬三千餘人先是建道場上親臨視賜以葯銀大錢

京東河北水

遣使安撫

冬十一月除犯酒麪銅輸死刑

辛未郊

十二月富州蠻納土詔却之

〔庚申〕天禧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留
後簽署樞密院

簽署兼領藩鎮始此

二月江浙利路飢

遣使安撫

經鉏堂重錄

滑州決河塞

是月凡用夫兵九萬人上親製碑紀之

三月益梓路飢

遣使安撫

向敏中薨臨其喪

敏中端厚多智善處煩劇識大體密靜遠權門無私
謁諸子不令釐務雖當大事若己不與焉謹于采納
不妄推薦當時重之

夏四月大風晝晦

分江南轉運為東西路

楊億復翰林學士

初億自汝州還久之不遷或申且旦曰楊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六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保庇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耳逾六年乃復入禁署 億卒于是冬億性耿介坦夷重交游渠尚名節然品評人物善惡太明人多怨之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

寇準罷

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耳豈解國

經鉅堂重錄

家大體耶于是丁謂與利用共排準又翰林學士錢惟演亦附謂上不豫政事多中宮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于蜀土以皇后故欲赦其罪準請必行重失后意謂等因煤藥之準當請間言皇太子人望所屬願傳以神器丁謂小人也不可輔少主上然之既而準被酒漏言謂等懼力請罷準上不記與準所言即罷之

六月河又決滑州

親試舉人

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命官候試如常例授

皇朝編年 卷八
三班奉職者九十二人借職十三人餘補諸州上佐文學

秋七月以李迪為平章事

馮拯樞密使同平章事

錢惟演言拯純和與準不同故也上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將草制誤召楊億故事參知政事舍人草制樞密使同平章學士草制因以樞密使命拯于是樞密院領使凡三人上徐覺其悞惟演遂勸遷丁謂中書

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中書

經鉅堂重錄

從錢惟演之言也

內侍周懷政伏誅寇準貶

授太常卿準既罷上所以待準者猶如故丁謂等益懼會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初懷政嘗與上謀以太子監國出告準及準以謀泄罷相謂等因疏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上為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楊崇勳等諭之崇勳詣謂第告變利用即入奏令衛士執懷政訊鞠其引服斬之懷政既以謀逆伏誅有欲并責太子者上意惑之李迪從容言曰陛下有幾子乃為此計上大悟準之貶也上初命

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朝士與準親厚者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始謀以太子監國屬億草制億夜擯左右為之辭至自起剪燭中外無知者既而準以被酒漏所謀獲貶謂召楊億至中書懼甚不知所為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為一好辭耳億乃稍安 謂等并癸天書事詔捕朱能能殺使者擁衆叛既衆潰窮蹙自殺準坐能叛再貶道州司馬準之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讀書每客至言笑自若若初無廊廟之貴者三黜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

經鉅堂重錄

不見冠準何耶左右莫敢對上崩乃貶雷州

九月大赦

冬十月初隻日視朝

中書門下言機務清簡請依唐制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從之

十一月建天章門

以藏御製

編聖朝政錄

命錢惟演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編之

丁謂李迪罷

謂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
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直不恨安能附權臣為自
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爭之因詔謂引
手版欲擊之謂走得免及入對斥言謂奸邪願同下
憲司置對又言寇準無罪罷斥未能事不當黜戮又
言錢惟演謂之姻家願與惟演俱罷政柄曹利用馮
極亦相朋黨時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極曰大臣
不獄不惟深駭物聽况丁謂本紛競之意乃各降秩
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未出謂入對
乞留因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

經鉅堂重錄

更以杙子進于是復視事仍詔迪即時赴鄆州謂始
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
自院出遇殊殊側面不敢揖蓋內有所媿也先是上
久不豫語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
皆之劉氏獨留朕宮中迪進曰果如何不治之后
適在屏間聞其言由是惡迪之不留亦中宮之意
也

詔兩府會議資善堂

詔合取旨事如故其餘常事委太子與兩府會議施
行設奏初欲令太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為不可曰

皇朝通志 卷八
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
耶力爭不已迪既罷故有是詔

十二月嚴內臣傳旨稟奏法

詔中書樞密院自今內臣傳旨公事並須稟奏

賜輔臣手書

上久不豫至是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賜手書一幅
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丁謂等言元儲已親庶政
海內慶忭中宮內助事皆平允願特寬聖慮自是聖
體漸平凡浹旬乃復常時太子雖聽事皆決于后
錢惟演后戚也參知政事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

經鉅堂重錄

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
厚于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惟演
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

辛酉天禧五年春正月赦

以上體稍康故也

京東大水

遣使安撫

劉筠罷

筠時為翰林學士見丁謂久擅權曰姦人用事安可
一日居此乃求外任出知廬州

夏四月旱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以丁謂為譯經使兼潤文

十二月置同勾當三館秘閣以內侍皇甫繼明為之

咸平中命內臣劉崇超監館閣圖書至是丁謂改曰

勾當公事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矣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大赦

移南郊恩賞先此頒行

上崩于延慶殿

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謚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

經鉅堂重錄

真宗

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楊淑妃為皇太妃軍國事權取太后處分遵遺制也

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取出房闈斯已國家否運稱

權尚足示後且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乃止曾又言

尊禮淑妃太適須他日議之不必載遺制謂艷然曰

參政顧欲擅改制書耶曾復與辨而同列無助曾者

乃止時中外洎洎曾獨立朝廷賴以為重曾又援引

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

垂簾聽政既得旨而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群臣大事

皇朝通志 卷八
則太后與上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恣令雷允恭傳
奏畫可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
聽謂蓋不欲同列預聞機密故潛結允恭白太后卒
行之

大赦

百官進秩丁謂加司徒馮拯司空曹利用左僕射並
兼侍中任中正王曾錢惟演並加尚書張士遜加侍
郎曾語謂曰中書令至諫議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
樞密珥貂可乎今以數十年曠位官之一日除授得
毋起公議乎謂不聽

經鉅堂重錄

寇準李迪曹瑋竄黜

準雷州司戶迪衛州團練副使瑋知廣州連坐者甚
衆皆丁謂之謀也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
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踧然遂
不復爭謂惡準迪必欲置之死遣中書省救往以錦
囊貯劍指馬前既至道州準方與郡官宴飲中使入
傳舍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皇恐不
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
見勅書中使不得已及授勅準從錄事參軍借綠衫
着之拜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乃罷使至鄆州迪聞

其異于他日即自我不遲或饋之食中使輒不與迪
客鄧餘怒曰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衛州不離
左右迪由是獲全或語謂曰迪若敗死公如士論何
謂曰天下不過惜之而已

三月定視朝及誦讀日

中書請自禫祭後隻日于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雙
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但宣召近臣入侍誦
讀

作受命寶

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命王曾書之

經鉅堂重錄

夏四月限伎術官

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圖書琴棋待詔轉官止光祿
寺丞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勿逾
此制惟持恩即至國子博士而止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罷

用王曾之謀也初司天監邢中和言山陵上百步法
宜子孫允恭遂擅移皇堂事覺伏誅 初王曾以計
給同列請獨對直言謂色藏禍心今允恭移皇堂于
絕地太后大驚欲併誅謂馮拯為之請乃止行降黜
故事宰相罷相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名當直舍人草

皇朝通志 卷八
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為過也林特等八九人皆坐謂黨落職補外 謂尋貶厓州司戶坐常教女道士劉德妙托道君言有禍福諸子並勒停三弟悉降黜詔臣僚有曾與謂往來者一切不問 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請辭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証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 謂初

經鉅堂重錄

逐準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道出雷州準遣人以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拒絕之聞家僮欲執之乃杜門使縱博度謂行遠乃罷

秋七月以王曾為平章事

王旦嘗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且曰王君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我自任政幾二十年每見上意稍忤則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

皇朝通志 卷八
宗道真宗時為正言多風聞彈奏上稍厭之一日自
訟于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柰何以數厭之上悅其
忠御筆題殿壁曰魯直後權判流內銓患銓格煩密
及知吏姦狀多釐定之 宗道剛正嫉惡少容遇事
敢言不為小謹常就飲酒肆使者至今以實告曰飲
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真宗以為忠實可大
用于是同夷簡並蒙拔擢

錢惟演加樞密使

惟演舊位王曾上曾既入相亦加樞密使故事樞密
使必加檢校官而惟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

經鉅堂重錄

之也未幾馮拯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
可與政遂罷之

八月太后同御殿垂簾

用王曾議也同御承明殿百官表賀太后哀慟令內
侍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 馮拯為首相欲
躡丁謂故迹曾曉以禍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
事皆決于兩宮 初謂定太后稱予謂散中書與禮
儀院參議每下制稱予而便殿處分稱吾太后詔上
稱吾 尋以太后生日為長寧節

冬十月葬真宗于永定陵

皇朝通志 卷八
祔廟以莊穆皇后配 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及謂
貶馮拯言三陵皆有永字改名曰永定陵然永定乃
縣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于
是復追改翼祖陵為靖陵詎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
之者 天書皆從葬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 尋以
李沆王旦李繼隆配享廟庭 時上雖用以日易月
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十一月李士衡罷

自三司使出知相州士衡屢以足疾求罷太后諭之
曰先帝稱卿全曉金穀以比高穎劉晏宜少安于位

經鉅堂重錄

至是固請而有是命

以劉筠為御史中丞

先是三院言事皆先白中丞筠始令臺屬各舉糾彈
之職

給先聖廟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日于文宣王廟建立學舍
以延生徒自後學從者不減數百人臣難以俸錢贍
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請以楊光輔為兗
州諱習仍給田十頃以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
此

皇朝編年
初御講筵

御崇政殿西閣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后誦論語侍讀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誦讀王曾以上新即位且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則奭拱立不講每誦體貌必莊上亦為竦然改聽未幾詔輔臣觀奭誦論語上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是每召輔臣至經筵多以御書賜之

國子監罷差蔭補官

經鉅堂重錄

國子監舊用近臣及宿儒典領近歲頗任貴游子弟之初任者至是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令毋得差補蔭京官

皇朝編年卷第八

皇朝編年

卷八

四

